

原创长篇情感小说

祝小惠 著

揭示中国当代婚姻真相的每个角落
婚姻直面考验 我们何去何从

婚姻突围

婚姻突临困境
还是不离？
离，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原创长篇情感小说

婚姻突围

著

揭示中国当代婚姻真相的每个角落
婚姻直面考验 我们何去何从
令红尘男女无话可说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姻突围 / 祝小惠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9

ISBN 978-7-5463-3723-4

I. ①婚… II. ①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7050 号

婚姻突围

作 者 祝小惠 著

出 版 人 孙亚飞

责任编辑 郝秋月

封面设计 王天明 王冠华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85656961

营销部:0431-85671728

网 址 www.jlpg.cn/yiwen

印 刷 北京中达兴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3723-4 定价:3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
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过来，
因为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确的道路。

——但丁

四月的清晨阳光正暖，微风拂过，空气里有淡淡的甜美味道。姜欣夏梳着披肩直发，穿着淡紫色的连衣裙，心情愉悦地走在上班的路上。从宿舍到医院要经过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这条小路景色别致，桃树上已经开满了粉色的花朵，香气氤氲；柳树摇曳着发芽的身姿，婀娜妖娆；小草早已钻出地面，嫩绿的叶子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小鸟在树林间穿梭鸣叫，真是一派鸟语花香的景象。姜欣夏每次从这里走过，都有种说不出的好心情。

姜欣夏自从卫校毕业应聘到这所市直属的春天医院做护士，已有一年

多的时间了。新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渐渐适应,校园里那些草长莺飞的淡淡时光越来越模糊远去。真的,谁都无法拒绝长大,无法拒绝离别。光阴的辗转流逝,让姜欣夏从青涩的学生时代步入了如花似锦的灿烂季节。

姜欣夏迎着晨曦穿过小路,沿着白色的围墙走到医院的正门。她一边愉快地和过往的医生护士打着招呼,一边径直向她所在的门诊部静点室走去。走廊里已经有了陆续来看病的患者,他们的脸上充满着倦意和不堪一击的病容。姜欣夏在护士休息室换上白大褂,推开静点室的房门,几个年轻的女孩正在隔着透明玻璃的工作区配药。一个叫吴月盈的小护士看她进来,就对她做了个鬼脸。吴月盈是姜欣夏同寝室的女孩,年长姜欣夏一岁,正在谈恋爱。她经常晚归或者不归,因此宿舍里总是剩下姜欣夏一个人。吴月盈是个性格豪爽直率的女孩,她长相漂亮妩媚,却是个大嗓门。她见姜欣夏走来,就迎上前去对姜欣夏说:“欣夏,外面有个人一直在等你呢。”

“谁?”

“一个老头儿。”吴月盈又补充道:“但不是你爸爸。”

姜欣夏自从上班后搬到医院的职工单身宿舍,姜欣夏的父亲偶尔也来医院看望女儿,几个要好的同事都认识姜叔叔。可今天来找她的居然是个陌生的老头儿,姜欣夏也满腹狐疑了。她推门出来,只见走廊尽头站着一个清瘦的略显拘谨的老大爷。他看到姜欣夏,慌忙迎过来说:“小护士,还记得爷爷吗?”

姜欣夏认出是前些日子来医院打针的那个患了肠炎的刘爷爷,忙上前说:“刘爷爷,是您来了,身体还好吗?”

刘爷爷慈爱地说:“是啊,还好,爷爷今天来是为了上次跟你所说的那事儿。”

姜欣夏的脸“腾”的红了,她想起刘爷爷上次打针时跟她说要给她介绍男朋友。当时她并没有在意,上班这么久以来,平时也有很多同事、亲属或邻居给她介绍男朋友,其中也不乏本院的医生和来看病的年轻人,对她充满好

感和爱意,但是她都婉言谢绝了。她以前也处过男朋友,是她的同学,可那男孩子少年有志,志在四方。一旦条件成熟,他就像只插了翅膀的小鸟,斩断情丝,飞跃大洋彼岸,致力于他辉煌的事业中去了。女孩子一时无法从失恋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她的心里无端地竖起一面墙,隔开了男女间的距离。可是,没想到今天刘爷爷特意为这事来医院找她。她红着脸对刘爷爷说:“您看,爷爷,怎么还当真了呢?我说过不急的。”

“我今天已经把他带来了。”

“什么?”姜欣夏下意识地往刘爷爷身后望去。还好,走廊里除了一两个有气无力的病人外,并没有其他人。“爷爷,我真的不行啊,没时间,今天的病人好多啊!”

“你就抽几分钟空儿,到大门外看一眼,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好不容易把他领来,你就给爷爷个面子吧。”

姜欣夏叹了口气,真的很为难,也很尴尬。这算什么嘛,哪有这样给人介绍朋友的?一点时间和准备都没有。可是盛情难却,她又不忍心就这样把兴致勃勃的老人家打发回去,姜欣夏一时犹豫不决。要不,唉,去应付一下?想到这儿,她轻声对爷爷说:“那您等会儿吧,我进去请个假。”

刘爷爷如释负重地连忙点头:“好,好。”

姜欣夏转身回到静点室,她走到吴月盈身边,小声说:“月盈,外面那个刘爷爷是来给我介绍男朋友的。”

吴月盈笑道:“真的?一猜就是这个事情……”

姜欣夏赶忙把手指竖在唇间说:“嘘,小点声。他居然现在就把那个人带来了,我得出去应付一下,很快就回来。这里你帮我照看点儿,别让护士长知道我溜号噢。”

吴月盈咯咯地笑着,尽量压低声音说:“这可是好事儿。对你这种人,就得采取这种办法,要不,你总是拖拖拖。”

姜欣夏嗔笑道:“去!”

吴月盈帮姜欣夏扶正头上的护士帽，把散落在外的一缕长发掖进帽子里，看看样子还端正，她说：“那快去吧。别急着回来，这里有我呢。”

“嗯。”姜欣夏憋足一口气。此时她不由得微微有些紧张，毕竟是去见一个陌生的男人，无论结局怎样也算是一次相亲吧。

她走出静点室，跟在刘爷爷身后，惴惴不安地向大门外走去。

医院的大门外是个极好的艳阳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医院围墙旁的花池里早春的花已经盛开了，争奇斗艳，姹紫嫣红。姜欣夏微眯着眼睛，看刘爷爷冲着花池旁站着的一个大男孩打着招呼。那个男孩子站在阳光下，个子高挑，穿着白色的短袖衫，蓝色的牛仔褲，运动鞋，平头，方正脸，样子拘谨，却透着一股子阳光般纯真的帅气。仿佛因为他，整个世界才变得如此灿烂明媚。姜欣夏的脸不由得发红了。

男孩子局促不安地走过来，在刘爷爷的引领下，他向姜欣夏点头问好。他黑色的眼眸落在姜欣夏白皙的脸庞上，不由得为她文静而秀气的美丽触动和吸引。她的眼波羞涩流转，妩媚动人。她柔美苗条的身材衬着干净的白色裙衣，亭亭玉立地站在那里，是个尘埃不染的绝色天使。他的脸一阵发窘，赶紧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移开视线。

刘爷爷笑眯眯地介绍着，“她叫姜欣夏，他叫刘文博。”

两人再次彬彬有礼地互相点头问好。刘爷爷又说：“你俩聊会儿，我有事先走了。”刘爷爷借故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留下两个尴尬的人儿，空气顿时显得紧张起来。

刘文博很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温文尔雅地对姜欣夏说：“真是不好意思，耽误你上班时间。可我爷爷就是这样热情认真的人，你不介意吧？”

“哦？你说爷爷他，他是你的亲爷爷吗？”姜欣夏有些疑惑地问。

“是啊，怎么爷爷他没对你说？”

“嗯，是啊。想起来了，怪不得你们都姓刘！爷爷他可真是用心良苦。”姜

欣夏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上次刘爷爷来医院看病打针的时候,就看中了这个文静秀气的女孩可以做他宝贝孙子的媳妇。他说要给她介绍男朋友,却并没有说明是自己的孙子,意思是让姜欣夏轻松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两个年轻人说完都带着些许感动,会意地笑了。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

刘文博立刻接着说:“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到附近的花园走走,好吗?”

姜欣夏本来是打算出来应付一下局面就回去的,她压根心里就没对这次见面报有兴致或希望,刘文博邀约的时候,她也本打算说不去的或没时间啊什么的,可是话到嘴边,她居然说:“那好吧。”连她自己也奇怪起来。

他们沿着医院围墙外的小路慢慢地朝花园踱去。绿树婆娑,花草掩映,这对年轻的男女心里各自揣着一只甜蜜的小兔子砰砰地乱跳,表面却装做风平浪静,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姜欣夏主动问刘文博:“今天休息吗?”

刘文博说:“是的,我们是双休日,周六周日都休息。”

姜欣夏听后真的好羡慕,干他们护士这行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休息日,总是倒班,赶上休哪天是哪天。

刘文博问姜欣夏:“护士工作是不是很辛苦?”

姜欣夏点头说:“还好,就是有些琐碎,而且需要耐心。”

他们轻松而随意地交谈着,不知不觉已经走到花园里。忽然,他们看见在杂草丛生的灌木丛里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儿在追赶一只小鸟,小鸟一跳一跳地并不飞走,可男孩儿急得就是抓不到。

两个人饶有兴趣地观察了一会儿,才发现那是一只受伤的小鸟,它跳起来一跛一跛的。刘文博走过去,帮助男孩儿把那只小鸟抓起来。他看到它的腿正在流血,便把它递给那个男孩儿,说:“小朋友,它受伤了。”

小男孩儿接过小鸟,眨着天真的眼睛说:“谢谢叔叔。我早就知道它受伤,所以想帮帮它的。”

“怎么帮呢?它的腿断了。”

“叔叔,那你想想办法吧。”小男孩儿求助了。

婚姻

原创长篇小说
突围

刘文博想了想,从兜里掏出一张白色的卫生纸。他把纸卷成一条长形的带子,然后蹲下身子,以至于让自己跟那个小男孩儿在一个高度。他把纸带轻轻地系在小鸟受伤的小腿上,鲜血轻微地渗出纸面,但不消一会儿就不再晕开。小男孩儿看到叔叔已经把小鸟的腿绑好,开心地笑起来。刘文博也跟着笑了。

姜欣夏站在旁边,看着眼前这童话般的一幕。她被刘文博的善良、耐心和孩子气所打动,心里荡起一片柔情。他的帅气,他的纯真,他的清爽如同明媚的阳光驱走她心底的阴霾。所以,当刘文博目送那个男孩儿跑开再回到她的身边时,彼此都感觉到不再陌生,不再拘谨,仿佛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可以倾心交谈。他在他接纳的目光下受到鼓舞,悄悄地,轻轻地,牵住了她的柔软的小手。她心神一荡,在他温暖宽厚的手掌里不做挣扎。

这一路,他们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他大致地对家庭以及工作做了描述和概括,好让她尽量地去了解他,走进他的世界。她也简单地说起她的情况,当他得知她的妈妈因为肾炎、尿毒症合并综合症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时,他对眼前这个柔弱的女孩充满了同情和心疼;当他得知她的爸爸娶了继母,她从家里搬出来时,他的心都要碎了。怎么?眼前这样超凡脱俗的白衣天使却有着这样的不幸经历,他忽然发现自己再也不能离开她。

姜欣夏其实和大多数青春妙龄的女孩子一样,曾像一棵小小的豆芽,生长在亲人们所培植的环境中,无力而脆弱地成长。父辈的烦恼,家庭的环境,经济的困扰,无法追赶的学业像缺氧的空气充斥着她们多愁善感的心灵。那些童话般美丽的故事,不食人间烟火的意境是她们遥不可及的梦。但是她们仍然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和期待。

姜欣夏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病逝了。她和姐姐由父亲一手带大,在那些磕磕绊绊的岁月里,年轻的父亲忙得狼狈不堪,为了多赚些养家糊口的钱,每日里疲于奔波,万分劳累。姐姐便义不容辞地担当了母亲的角色,做饭,洗

衣,操持家务,甚至帮助幼小的妹妹梳辫子,复习功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是姐姐的孩子,姐姐是她的世界。她们彼此相依,走过孤单寂寞的童年,走过懵懂无知的少年。

在学校里,姜欣夏并不是学习十分出色的孩子,她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只对文科感兴趣,可是随着年级的升高,她对枯燥的课本也逐渐地失去了兴致。在乱哄哄的课堂上,老师在讲台上苍白无力地重复着教义。姜欣夏偷偷地在课桌下阅读小说,那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像甘甜的乳汁注入她的心田。她还没来得及睁开迷蒙的双眼,初恋便悄然来临了。

那是她在卫校即将毕业的时候,家庭的再次变故使她万分失落。爸爸娶了继母,姐姐嫁人。如果说原先苦难的岁月还可以忍受,而现在被世界抛弃的尴尬感觉却让她无法释怀。她的自卑感特别强烈,脸上的笑容如同昙花一现。可是,有一个男孩儿却默默地洞察了她的心扉,那是坐在她后排的一个长相文静也很阳光的男孩儿,他举着自己写的诗一读再读,默默地为她流泪,他看着她瘦弱的背影,胡乱翘起的羊角辫,男子汉的豪气被蓦然唤醒,他要保护她,他要陪着她,他要她笑靥如花。他们渐渐走近了,那是一段美妙幸福的时光,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初恋的热情。每天放学他们一路回家,他听她讲童年的一些趣事。她说她特别喜欢去乡下的奶奶家,可爸爸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好的学习条件,还是把她们留在了他的身边,只有到暑期的时候她和姐姐才被送往乡间度假。在奶奶家,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总要睡在那个黑色的镶有山水画的炕琴上面。她看到奶奶把一摞一摞的被子从炕琴上拿下来,铺在烧得滚热的火炕上,然后留给她一双崭新的棉被,她就蜷了腿把被子一半儿盖着一半儿铺着,居高临下地看着奶奶、姐姐、二叔家的小弟弟,她们一字排开地躺在铺了席子的大炕上,她说那种感觉真好,是家的感觉。他听到这里,眼睛红红的,鼻子酸酸的,他说等我们长大了,我会给你一个家。

在有星星和月亮的晚上,他们推着单车,从学校出发,漫无目的地游荡,

走累了，他们就随便找个角落蹲下来。他把他的外套披在她的身上，她指着黑色的天空问，月亮旁边那颗最亮的星星是火星吗？他认真地说，不，那是“子旭星”，一生一世，只为伴着你这个美丽孤单的月亮。她咯咯地笑起来，说那是“欣夏星”才对，你才是月亮，我只为伴你而生。

可是，时过境迁，无论谁是星星，谁是月亮，那又能怎样？当时的海誓山盟只是年少时的冲动，转瞬即逝。陈子旭远渡重洋，父母为他选择了前途无量的未来，他没有理由不听从父母的安排。本来就不够成熟的初恋或者也只不过就是年少忧伤情怀的吸引，如何能经得起风雨飘摇甚或是震荡呢？他们最终各奔东西，寻找自己生活的方向去了。

姜欣夏上班后，不久，她向院方申请了单身宿舍，从家里搬了出来。她和吴月盈住在同一个寝室，又在同一静点室工作，两个少女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时，姜欣夏也回家看望爸爸，可继母纪姨的脾气真让人受不了，她总是无缘无故地和爸爸发火，让她不得不以为那有些火气或是话语分明就是冲着她来的。纪姨是个即将退休的教师，虽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却脾气暴躁，这也许是因为她下嫁给爸爸的缘故，爸爸只是一家企业的技术工人，没法跟她死去的处长前夫相媲美。姜欣夏看到爸爸像只老鼠一样在趾高气扬的纪姨面前灰溜溜地愿打愿挨，她为爸爸没有骨气而羞愧懊恼，可是那又能怎样？她实在不好参与其中，于是她也像只小老鼠一样在怨声载道的纪姨面前忍气吞声。好在她已经从这个没有温暖且又很复杂的家庭里搬出来了。

日子就这样随风而逝，带着诸多的伤感和惆怅，姜欣夏把精力都用在了那些无助的病人身上，她看到他们一点点地好转，一拨拨地离去。这种工作的韧度和强度锤炼了她的意志，填充了她孤单的心房，她就这样快乐而又忧郁地看着日子从她的指缝间滑落，无声又无息……

姜欣夏和刘文博不知不觉已经围绕着花园里的林荫小路走了一圈又一圈，她终于想起时间的时候，不由得惊叫起来，门诊室里还有那么多的病人

和忙得不可开交的护士们,离岗这么久,护士长知道一定大发雷霆不可,她慌忙对刘文博说:“我得回去了,时间太久了。”

刘文博带着歉意,把姜欣夏送到医院门口,临分手时,刘文博有点儿恋恋不舍地说:“欣夏,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姜欣夏有点扭捏,她渐渐恢复了刚见面时的样子,不好意思地说:“等以后再说吧。”

刘文博也不好意思勉强,两人相互凝望了片刻。刘文博说:“那好,我会给你打电话。”

姜欣夏羞涩地点点头,转身走进医院大门。她回到静点室,吴月盈和护士长都在,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快到午休的时间了,心里不由得一阵惊慌。吴月盈向她使了个眼色,她也没看懂。护士长董青问:“姜欣夏,你干啥去了?”

“我……”姜欣夏看着吴月盈向她乱飞的眼色,一时竟无法作答。

“你不知道今天病人很多吗?你出去不知道请假吗?”董青质问道。这个三十多岁的已婚女人好像提前进入了更年期,大家背后都叫她“更姐”。

姜欣夏窘在那里,脸红一阵,白一阵。正当姜欣夏不知如何是好时,脾气暴躁的护士长神色却渐渐缓和下来,她说:“行了,我知道你干啥去了。这次就原谅你,下不为例。”

姜欣夏迅速地看了吴月盈一眼,这才知道她乱飞的眼色是什么意思。吴月盈赶忙解释道:“病人太多,护士长找你好几次,所以我才以实相告,她很理解的。”说话间,她给护士长带了高帽,自己也下了台阶。

董青接着说:“怎样啊?相中没有?”

姜欣夏一颗心落了地,她抱歉地对董青说:“对不起啊,董姐,我走的时候太匆忙,以为一会儿就完事,谁知道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快说吧,看得咋样?别解释了。”董青显然关心结果。

吴月盈笑吟吟地说:“去了这么久,一定是成了,快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

婚姻

原创长篇小说
突围

人？”

姜欣夏又不好意思起来，她腼腆地对大家说：“他今年26岁，部队复员兵，在建安开发公司上班，是办公室里跑腿的小职员。个子挺高的……”她边说边想着刚才他们在一起时他的样子，眼神不由得流露出异样兴奋的光泽。

大家知道有戏了。她们欢快地问长问短，又传授着恋爱的经验，董姐说：“恋爱对于女人来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候，你们都要好好珍惜这段时光啊。”

小护士们都笑了，一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晚上下班的时候，临出医院大门，吴月盈叫住姜欣夏说：“欣夏，我今晚不回宿舍了，我要和周斌去买结婚用的东西。”

姜欣夏说：“好的。”

周斌早已在大门口等候，那是个中等身材的青年，脸型瘦削，目光炯炯，不善言辞。他是水利设计院业务科的科员，听吴月盈说就要被提拔为科长了。周斌确实是个有为的青年，他年长吴月盈几岁，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又继续攻读了硕士学位，对工作充满着狂热的激情，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信赖。他和吴月盈本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认识的，那时候他的一个同学的妹妹也去了，那个妹妹还带着个同学，就是吴月盈。他当时被吴月盈的美丽容貌吸引，而吴月盈听说他是个才子，而且家庭条件特好，便也对他充满了好感，两个人一来二去便确立了恋爱关系。周斌偶尔来医院和宿舍陪吴月盈，因此和姜欣夏也比较熟悉。在医院大门口他向姜欣夏礼貌地打了招呼，牵着吴月盈的小手渐渐远去了。

姜欣夏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忽然觉得自己很羡慕吴月盈。她和男朋友已经相处了几年，终于要结为伉俪，想想都让人觉得幸福。而她，形单影只，韶华渐逝，春梦无痕。也许，自己的确应该郑重其事了。想起梦幻般的上午，那个朝气蓬勃的男孩，心头竟然一片恍惚。

忽然，一个白色的影子闪到她的面前，她立刻认出了那是刘文博，一种

惊喜交集的奇怪感觉一下子袭上她的心头。眼前的大男孩儿痴痴地笑着,既为给她带来的惊喜而得意,又为自己这样的痴情等待而自嘲。真的,他实在等不及要明天或者后天才能见到她,或者听到她的声音。在这分手的短暂的几个小时里,她美丽的容貌,淡淡的笑意,眉眼间那丝哀愁无不深深地打动着她,他感激爷爷把这样一个楚楚动人的女孩儿带到他的生命里。

一脸灿烂笑容的刘文博手里拎着一袋红苹果,他对有些不知所措的姜欣夏说:“你是不是有点口渴?这是给你的。”说着,把粉色的塑料袋递给姜欣夏。

姜欣夏接过苹果,心里涌过一丝甜蜜的幸福。恋爱中的女孩,在她们多年后回忆起当初最令人感动的细节,往往不是男人们送给她们多贵重的礼物,而恰恰就是这样的一袋苹果,一枚煮好的鸡蛋,一个简单的头饰便俘获了女人的芳心,直至她们怀念到永远。

刘文博把姜欣夏送到宿舍门口,他本想邀请姜欣夏共进晚餐,但想想还是忍住了,毕竟是第一次见面,应该留有分寸。他目送着姜欣夏婀娜的身影消失在楼道里。她先前盘在护士帽里的黑色长发已经散落开来,垂直地披在腰间,走起路来一浮一动,如锦缎般让人爱慕。她的白色的护士服已经被一袭粉底紫花的连衣裙代替,远远看去如同一枝盛开的紫丁香,在即将落日的黄昏里暗香涌动。

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姜欣夏是夜班、白班,每逢倒班,凡是刘文博在工作之余能够赶上的,他都会接她送她。虽然,医院门诊距离单身宿舍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但他风雨不误,很是殷勤。一天,姜欣夏下班正赶上下大雨,她在护士休息室一边换着衣服,一边望着灰色雨雾编织的窗外,她记得刘文博头天晚上分手时告诉他今天要加班不能来接她的,所以她就不慌不忙地收拾了东西自己打着伞准备离开医院。刚到大门口,她就看见了那魁梧矫健的身影在一把蓝色的雨伞下伫立,姜欣夏不由得心头一热。刘文博正一脸笑容

婚姻

原创长篇小说
突围

地向她打着招呼，她嘴里埋怨着：“下这么大的雨还来干吗？你不是说今天加班的吗？”心里已是满怀着幸福的喜悦了。

刘文博笑容可掬地把姜欣夏让到自己的伞下，他一边把姜欣夏的伞收了，一边说：“因为下雨单位又不加班了。怎样？不愿意我来接你吗？”

姜欣夏笑道：“不是不愿意，是根本没想到。”姜欣夏释然的同时，心里还有暖暖的感动，两人携手回到宿舍。那天正赶上吴月盈歇班，周斌恰好也在。大家见面相互做了介绍，刘文博和周斌是第一次相见，两个年轻人彼此问好握手之后落座。周斌眼里的刘文博，身材挺拔，英俊潇洒，牛仔褲，体恤衫，休闲打扮，显得朝气蓬勃。刘文博眼里的周斌则刚毅瘦削，双眸充满英气，竖条衬衫的扣子系得深严，一看就是严谨认真的男人。他们彼此询问了对方的工作，又闲聊了几句。年轻人在一起，很快就熟络了。外面的雨还没有停，吴月盈就提议，大家玩扑克。他们玩的是那种古老的“娘娘”，即两人一伙儿。他们很自然地跟了自己的恋人成为一伙，对打起来。玩扑克可以说是刘文博的强项，在从前平时下班没事儿不是跟单位的同事就是和战友们在一起打麻将，玩扑克，那可算是身经百战。而对于一直忙着事业和学习的周斌来说，即使玩这种简单的游戏，他也显得笨拙吃力。因此，几轮下来，吴月盈就输得沉不住气了，她对周斌大叫道：“你怎么总是出错牌呢，笨死了。”周斌就不得不做出辩解，一时争得面红耳赤。两个人哪里是在玩扑克？分明是在打嘴仗。姜欣夏和刘文博在一旁一会儿笑着劝解，一会儿抢着洗牌，玩得不亦乐乎。他们玩了一晚上，后来由赢家刘文博做东，在楼下的小馆子吃了晚饭。

有时刘文博和姜欣夏在下班后相约一起逛街，聊天，吃饭，关系就这样日渐亲密起来。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日，两人相约去野外公园游玩。一大早，刘文博就准备了相机、背包、吊床，还有小食品、巧克力、猪手、烧鸡等食物。他把打扮得清爽亮丽的姜欣夏接出来，两个人乘着空调大巴来到了郊外。

郊外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刘文博牵着姜欣夏的手徜徉在迤逦的山间小

路上,只见身旁的青松翠柏直耸云天,偶尔传来小鸟动情的歌声,一时间山鸣谷应。此时,仿佛整个世间只有这两个热恋中的情侣。姜欣夏异常兴奋,她双手环抱着一棵参天大树,对刘文博动情地说:“你看过张爱玲的书吗?一棵树站在那里等待了千年,等来一只兔子,然后它们说,就这样,我们一起走吧。”

刘文博听完哈哈大笑起来,他是不会像女孩子那般有着细腻的思绪和感触的。此时的他只是被女孩子浪漫的话语感染,他说:“欣夏,我看你更像是修炼千年的白狐,你看你飘逸的长发,你看你雪白的裙裳,你看你尖削的下巴,牢牢地把我吸引迷惑了。”

“你在说什么嘛!”姜欣夏嗔怪着用拳头打在刘文博宽厚的背上。两个人笑做一团。

一会儿,他们来到盈盈的湖水旁,只见湖面烟波浩淼,白帆点点,一派旖旎风光。他们租了一只小船,兴致勃勃地在湖水里荡漾开去。多么美丽的湖面啊,抬头仰视可见蓝天白云,低头俯瞰可见绿水清幽,周围群山环绕,微风柔柔,小船摇啊摇,像慈母手里的摇篮,令人心旌摇荡。船桨在两个人的手里传来换去,两个人一会儿坐在对面看着对方划船,一会儿坐在两侧一起划行,小船渐行渐远。刘文博一只手划动着船桨,另一只手揽在姜欣夏的腰间,微风扶来,把姜欣夏的长发吹起,有那么一丝丝,一缕缕落在刘文博的脸庞和脖颈间,麻酥酥的甜蜜感觉漾遍了他的全身,他侧过脸轻轻叫了声欣夏。欣夏转过头来,他们四目相对,他说:“我们像做梦一样。”她微笑着并不作答。他的吻就这样缓缓地盖过来淹没了她的唇,她试图挣扎却感到浑身酥软无力。船桨在他们的手中划落,小船渐渐搁浅,这一对幸福的恋人已经忘记世间的一切,在碧波荡漾的湖水里随波逐流。

这一天,他们玩得开心极了,以至于晚上归来又累又饿,他们在一家火锅店饱餐了一顿后,刘文博把姜欣夏送到医院单身宿舍楼下。他们在黑色的苍穹下依依不舍地道着再见,刘文博轻拥着姜欣夏还想说些醉人的情话。正

婚姻

原创长篇小说
突围

在这时，响起一阵滴答的脚步声，一个女孩子穿着红色连衣裙迈着轻盈的步伐飘然而至，原来是吴月盈。吴月盈刚和周斌逛街回来，两人因为选家具意见不统一，闹得不欢而散，吴月盈赌气自己跑回宿舍来。

姜欣夏看到是吴月盈，她慌忙从刘文博的臂弯里挣脱，和吴月盈打招呼。刘文博也和吴月盈问好，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望着刘文博的背影，吴月盈笑着说：“欣夏，看你俩多好。”

姜欣夏笑道：“现在能看出什么，路遥才能知马力。哎，你怎么回来啦？”两人边说边进了楼道。

“我看中了一套白色的家具，可周斌非说茶色的好，说茶色的庄重，有档次。我说还是白色的好，干净，亮堂，茶色的太老气。谁也不服谁，气得我回来了。欣夏，一到要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完了。事太多，总吵架。”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吴月盈扬起脸，一脸认真的表情：“不信？等到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了。”

刘文博因为终于遇到了一见倾心的女孩子，本来就很阳光的他便显得更加神采飞扬，工作起来也劲头十足。他所在的建安开发公司实际上是从前国企建筑工程队的转型。他转业归来被分配到这里时，公司正面临着改革的初级阶段，从合同制逐渐转向股份制。刘文博被分在后勤部门，协助行政领导管理企业的吃喝拉杂碎。他因为年轻，腿勤快，工作干起来很轻松。在工作外的闲暇时间，他有时和同事们出去吃饭，或者和战友们在一起喝酒，打麻将。等到他有了女朋友之后，他就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陪伴女朋友的身上。年轻人在一起，耳鬓厮磨，感情进展飞快。

这天下午，刘文博给姜欣夏打来电话说晚上有几个战友要聚一下，要带她一起去。姜欣夏连忙推脱，怎么好意思呢？见那么多人多难为情啊。电话那端刘文博呵呵地笑着，“丑媳妇怕见公婆啊，我的战友都已结婚。我要告诉